

# 声声慢 2

由巴  
斯树 / 著

# 声声

由巴斯树 / 著

# 慢2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声慢. 2 / 由巴斯树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04-8539-9

I. ①声… II. ①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3165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声声慢2

SHENGSHENGMAN 2

作 者: 由巴斯树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 制: 邓 理

策划编辑: 彭朝霞

营销编辑: 易湘君

封面设计: 杨 平

封面绘画: Tsuyu鱼猫

版式设计: 张娅君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8mm×23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539-9

定 价: 36.80元

后来

而我

岁月漫长

爱你如初

# 目 录

Contents

► Chapter 01 /001

{你追随的目光,是我爱情的命脉。}

► Chapter 02 /020

{他眼里的喜欢和嫉妒,溢满了整个青春。}

► Chapter 03 /038

{深长岁月里的每一幕,只是为了成就我爱你的本能。}

► Chapter 04 /057

{用等待的执着,拂开你心底的尘灰。}

► Chapter 05 /075

{那日波光潋潋的江面,吞没了他的诺言。}

► Chapter 06 /093

{我只是想让我喜欢的人所喜欢的人喜欢我而已。}

► Chapter 07 /111

{她是落在心上的蝴蝶,在温暖的阳光里飞走了。}

▶ Chapter 08 /130  
{因为这里有你, 因为很想很想你。}

▶ Chapter 09 /148  
{希望所有的梦醒后, 身边都有你。}

▶ Chapter 10 /168  
{爱要怎么说出口。}

▶ Chapter 11 /187  
{那孤独又温暖的灯光, 照亮夜归人。}

▶ Chapter 12 /206  
{被你握在手心里的幸福。}

▶ Chapter 13 /229  
{用最热烈的心, 去温暖你最爱的人。}

▶ 番外一 /248

凌珖篇

▶ 番外二 /254

付希安篇

▶ 番外三 /272

沈聿篇



/ Chapter 01 /

{ 你追随的目光，是我爱情的命脉。 }

舒城的这场雨下得迅猛，像是天上打翻了一个巨大的水桶，雨水直直地往下落，沈蓉回局里时，大风大雨里还夹杂着小冰雹，拍打在车窗玻璃上，“噼啪”作响。

气温也跟着急剧下降，沈蓉推开车门时，冷得直发抖，她满身湿气地回到办公室，在空调出风口站了好久，整个人才缓过来。

开电脑，洗杯子，倒热水，才坐下，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主任打来的。

铜花街发生一起轿车与电瓶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双方车主无恙，但电瓶车车主随后发布了一条微博，声称对方车主是个富二代，撞人后态度嚣张并拒绝赔偿，警方到达了解情况后，竟偏向富二代车主……

挂了电话，沈蓉立即出发，走之前她看了下微博内容。微博的发布时间是二十分钟前，转发已经过百，也算是不小的热度。

微博里附了两张照片，是雨夜里拍摄的，效果不佳，角度倒是挑得挺准，足够让人看清被撞得散了架的电瓶车和对方汽车的车标。

沈蓉看了眼那个标记，是不是富二代不知道，但车主确实挺富的。

她戴上蓝牙耳机，拨通了辖区内派出所的电话，随后驶出地下车库。外面大雨滂沱，砸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她的视线。

铜花街位于舒城城南，整个街区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店铺。一入夜，人流

车流聚集，撑满了原本就狭窄的街道。后来为了缓解拥堵的状况，这条街直接被改成单行道。

电瓶车车主不是舒城本地人，常年无固定工作，还经常聚众赌博，进过几次城南派出所。现在明码标价要对方车主赔偿一万，不接受协商，也不肯挪地。在场的民警碰他一下，他便大喊警察打人，晃着手里的手机，说要拍下来传到网络上曝光……

这街道原本可以同时过两辆车，可后面的车主挪到一半就不敢动了，怕不小心蹭着了路边的事故车，自己一年的工资可能都付不起这车的修理费。可想而知，这会儿这条街已经堵成了什么样。

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吵闹声，混合着风声雨声，闹得人心烦意乱。倒是有一人，安安静静地站在屋檐下，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他身旁还站着一个人，撑着把大黑伞，像是一道屏障，将这风雨都挡在了身外。

沈蓉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水到达现场，视线落在那辆“意外身亡”的电瓶车上。这车就算是全新的也值不了五千块，可这条路是老街区，没有装监控，豪车上也没装行车记录仪，却也不能因为对方是个小混混，就认定他是在讹钱。

这似乎，是个死局。

电瓶车车主还在一边录像一边叫嚣，沈蓉刚想问同事对方车主在哪儿，突然被路过的行人撞了一下，一个趔趄，人撞到了车门上。

等站稳，沈蓉转过身，突然对上一张熟悉的脸，她的脑海里瞬间一片空白。

对面，黑色的雨伞下，那人穿着黑色大衣，衣襟敞开，内搭的白色衬衫外套着一件印着狂野狼头图案的黑色针织衫，气定神闲地站着。他与沈蓉四目相对时，那漆黑如墨的双眸里看不出任何情绪。

她应该想到的，怪不得刚才她看到这车牌时觉得有些眼熟。

沈蓉看向凌珩，三步之遥的距离，嘴边藏了句“好久不见”，还未酝酿好怎么开口，倒是他先打破了沉默。

凌珩问：“这事归你处理？”

周遭喧嚣，充斥着雨声和怒骂声，沈蓉定定地看着他，黑伞下的凌珩依旧一脸严肃，没有多余的神色。

“嗯。”于公她应该回一句。

“把钱赔给他。”他突然转头朝拿着黑伞的助理说了一句，随后起身走到车边。沈蓉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不明不白赔什么钱，都回去做笔录。”沈蓉敲敲凌珩的车窗，“你也去。”

电瓶车车主一听到有钱赔，立马收了手机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沈蓉和同事将车主和那辆电瓶车带回所里做笔录，警车与那辆豪车一前一后消失在雨幕中。

闹剧收场，人群散得很快，不过十来分钟，原本拥堵不堪的街道，在这雨夜里，瞬间变得清冷又孤寂。

回到所里，已经将近十点。

电瓶车车主做完笔录，拿到了赔偿，喜笑颜开地点着钱向外走。凌珩的那位助理向民警道完歉刚要离开，沈蓉叫住他。

“真的是你们肇事吗？”

助理扶了扶金丝边眼镜，笑道：“警官你何必在意这些呢，能早点收工不就好了吗？”

沈蓉蹙眉：“你们这是扰乱司法公正，你老板人呢？他在哪儿？”

“你就当是我们肇事吧，回见。”说完，助理迈开步子直接离开。

十点半，沈蓉做好简报发给主任，等做完所有工作，起身时突然胃一阵

抽疼，她才想起，这一晚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

好在派出所外是小吃一条街，总有还没打烊的店铺，沈蓉随便挑了家进去点了碗面，吃完再出来时，雨已经停了。

视线所及之处都是湿漉漉的，路面还有大水坑，空中刮着凛冽的风。沈蓉缩着脖子加快了步子，走到车旁才发现，她的车前站着一个人。

沈蓉的视线落下，盯着那个狼头图案，两秒后，走上前：“让一让。”

“.....”

身前的人不动，也不说话。外面实在太冷了，她不想耗，刚想转身，手突然被人拽住。她反手抬起手腕，用眼角瞥他：“有事？”

凌珧忽然笑了一声，反问：“没事我就不能找自己老婆？”

沈蓉心一跳，突然不知道怎么反驳，抓着她手腕的那只手松开，凌珧往后走了两步。沈蓉听到车门被拉开的声音，转身，却见他已经坐了进去。

隔着玻璃，凌珧看着她，抬了抬下巴，示意她上车。

沈蓉咬了咬牙，转身拉开驾驶位的门坐进去。她瞟了眼后视镜，那里面的人仿佛知道她会看过去一样，人坐得笔直，眼神直勾勾的。

沈蓉移开视线，系好安全带，发动车子，想了想问：“去哪儿？”

“我老婆家。”

“.....”

沈蓉踩着刹车的右脚一顿，突然移位，猛地一脚油门，车子飙出去又瞬间停下。身后传来“咚”的一声，应该是头磕在了椅背上，可身后的那位竟然一声都没吭。

“去哪儿？”沈蓉耐着性子看向后视镜，问第二次。

镜子里的人嘴角微勾，痞气十足：“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沈蓉吸了口气，喊道：“凌珧。”

“不是说想见我吗？”凌珧打断她，沈蓉闻言猛地回头，恰好对上他的

眼睛。漆黑的双眸正盯着她，眉毛微微挑着，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

沈蓉回头的瞬间就想明白了，大概是刚刚留在所里做笔录的那位助理多嘴了，随即平静地回道：“没这回事。”

钱都已经赔给车主了，她也不想再跟他争论事情的对与错。

“哦——”语气拉长，似乎还掺杂着一丝失望，随即他又补了句，“那就当我想见你了。”

显然，沈蓉有些跟不上他的频道，她甚至想下车去确认一下，后座的那个人是不是被调了包。

她和凌珩识于幼时，大概从有记忆以来，就彼此存在于对方的世界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是良性发展，应该说，是没有“欢喜”二字的冤家。

“开车吧，刚下飞机，很累。”这次的声音里透着股疲惫，说着他往后一靠，闭上了眼。

沈蓉瞥了眼后视镜，也不再说话，车子随即驶出派出所大门。接近午夜，路面空旷又寂寥，沈蓉不由得提了速，一路驶出市区。半小时后，车子驶入一处幽静的庭院，绕过喷泉景观，最后停在了一幢日式和风建筑前。

“你到了。”

“吧嗒”一声，车门锁开的声音，更像是沈蓉下的逐客令。

门厅富丽堂皇，两排松柏整齐列于厅侧，一派雍容雅致的样子。车子刚停稳，身穿蓝色西装的接待人员走上前，躬身打开了后车门。

凌珩睁眼，侧过头正觉得门厅眼熟，接待人员此时也看清了车内人的脸，原本困顿的神色一扫而光，身子弯得更深，恭敬地道：“小凌先生好。”

车门大开着，寒风无声无息地钻进车里。凌珩看着驾驶位上的人，眯了眯眼，声音有些沉，问：“你要我下车？”

“不是累吗？好好休息。”关心的语句，只是语气平铺直叙，并无半点真心实意。

可没有人动，凌珩依旧靠坐着，车门边的接待人员尴尬地站着，走了是失职，不走又好像在窥探小老板的秘密……

沉默了半晌，凌珩问：“刚才……想说什么？”

刚才？哦，在铜花街站在他车门边的那一刻，沈蓉想了想，说：“好久不见。”

凌珩：“没有别的？”

“没有。”

凌珩闻言，忽地扯了下嘴角，那表情像是自嘲，又像是在嘲讽谁，最后只吐了一个字：“好。”随即他长腿跨出去，下车，头也不回地走进酒店。

接待人员替沈蓉关好车门，诚惶诚恐地追上去走到前面引路。凌珩在这边的度假村有自己的房间，他迈着长腿，一路走到房门口，电话突然响了。

凌珩看了眼屏幕，接通，电话里传来助理的声音：“凌总，沈警官上了高架，好像发现我的车了……”

凌珩按指纹，开门：“不用跟了，你下班吧。”

洗完澡出来，门铃响了，是VIP接待员将他换洗的衣服送过来。他穿着浴袍，头发没有擦干，水珠沿着额头顺着脸颊淌下来，往下是锁骨和小半个胸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性感，看得负责接待的小姑娘脸都红了。

“小凌先生，还有其他吩咐吗？”

凌珩接了衣服，眼风冷冷的：“没有。我没叫你就不要再按铃。”

进了屋，他将衣服往沙发上随手一扔，落在一堆文件旁。那是半小时前，经理从温柔乡里爬起来，给他送来的当季报表和业绩分析报告，大概以为他是来突击检查的。

飞了十几个小时，刚落地又因交通事故折腾了半宿，这会儿其实身体极累，可不知怎么的就是睡不着。他干脆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点播台跳出来清一色的真人秀节目，他觉得无趣极了，干脆拿起一旁的文件翻阅起来。

梅地亚度假酒店是凌氏的主打项目，因选址幽静，又是会员制，私密性好，深受土豪们喜爱，经营状况一直很好。凌珩看着文件上的数据，不知不觉在某一页上已经停留了许久。

是门铃声将他惊醒，开门，依旧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抬头见他眉头紧蹙，一脸不耐烦，立刻说：“小凌先生，这是您外套口袋里的……”

凌珩视线落下，看到她手心里捧着的红色小方盒，脸色才缓了缓，接过：“谢谢。”

他坐回沙发上，盒子在手心里捏了许久才打开。里面是一枚钻戒，戒环是最简单的款式，可戒托上的那颗钻石大得亮眼，一眼就知价值不菲。

他用指腹摩挲着戒指内环，那上面刻着一排细小的字和图案。许久，他将戒指放回盒子里，合上，起身走向卧室，将它放在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沈蓉到家已经是凌晨了，开出梅地亚度假村，她就发现有人在跟踪她。

倒不是她的反侦察能力有多好，而是凌珩的车太招摇，不想发现都不行，所以她故意上了高架，想绕点路甩了它。结果上去后发现小尾巴不见了，导致她又多开了二十分钟才回到住处。

到家洗完澡，关灯上床，她闭着眼，不知怎么的脑海里就闪现出了刚才站在车门边的凌珩笑着说“老婆”二字的画面。

沈蓉翻了个身，这才发现窗帘只拉上了一半。窗外是无尽的夜，黑沉沉的，她盯着那片黑暗许久，都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日依旧是个雨天，不似昨日的狂风暴雨，雨势较小，下得淅淅沥沥。

沈蓉在六点半准时醒来，想起是周末，翻个身又继续睡，再次醒来已经九点了。

起床去洗漱时，门铃突然响了，门外人急促地按着。沈蓉以为是快递员，正快步去开门，卧室里的手机也响了。她又折回去拿手机，屏幕上显示是

城南派出所的电话。

沈蓉边接边走向门口，电话里的人说话都不带喘气的：“师姐昨晚那个土豪车主说有东西落在了你车上我跟门卫核实他确实是坐你的车走的，所以我告诉了他你家地址……”

“……”

沈蓉正好走到门背后，这一长串的告知听得她牙疼。

门外之人很聪慧：“开门，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沈蓉捏着手机，转身就走。

“我昨晚真的丢了东西在你车上，你要不开门，那我只好报警了。”

沈蓉吸了口气，转身去开门：“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浪费警力。”

凌珩一手抵住门，人就进了屋：“嗯，我也觉得，感谢你配合。”说着，他上下扫了一眼沈蓉，建议道，“你……要不要先换件衣服？”

被这么一提醒，她才惊觉自己还穿着睡衣，咬着牙说道：“你在这里等着！”

凌珩不以为意，笑着接话：“我还能到哪里去？”

沈蓉瞪了他一眼，转身进了卧室，迅速去卫生间洗漱。客厅里站着个成年男人，虽说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独处的时间不少，可现在不一样，在法律上，他们是夫妻。

这样的独处，倒还是第一次。

洗漱好换了身衣服，她打开门，却见凌珩就站在卧室门口：“有话去客厅说。”

凌珩不动，问：“不冷？”

身前的人换了件裸色毛衣，一字领，微卷的头发扎了个马尾，露出细嫩好看的脖颈，她答：“还好。”

“吃早饭了吗？”

“还没。”

“一起去吃？”

“不了。”

她抬头，看着他的眼睛，问：“你丢了什么？我去拿车钥匙。”说着就要往客厅走。

身体被拽住，有只手抓着她的手腕，拇指指腹像是不经意般在她的手背上摩挲了一下，一瞬间，像是有股电流击了她一下。沈蓉心一颤，莫名地心慌，猛地抽回手，他也任由她的手腕从掌心逃走。

“不急的。”凌珩回身，从容地走向客厅的沙发，坐下，“昨晚的床不舒服，我在这里休息下，不影响你。”说完直接和衣躺了下来，随即闭上眼，像是一秒进入了深睡眠。

沈蓉无奈地站在一旁，赶不走，那就干脆任由他，看他到底能磨到什么时候。

她叫了份外卖当早午饭，吃完后简单打扫了一下家里，看了一会儿书，又刷了几集美剧。也不知困倦是不是会传染，她没多久就歪倒在躺椅里睡着了。

她刚睡着，沙发上的人突然睁开眼，轻轻坐起来，走过去，伸手探了探她后颈的温度，有些凉。

沈蓉睡得不沉，听到动静，迷糊着醒来，瞅着眼前的人影问：“你什么时候走？”

凌珩笑了，真是睡着了还不忘逐客：“马上走，我给你拿件衣服。”

“不用。”话音才落，眼前的人已经走到卧室门口。

“我说了不用……”沈蓉立马起身追了过去，刚走到门口，定住了。

凌珩站在床头柜边，手里是一个相框，那上面是一张合照，十七岁的她和二十三岁的叙诚。她咧嘴笑着，身旁的叙诚一身戎装，说不出的俊朗。

天不知何时暗了下来，远处传来轰隆雷声。突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照

亮了整个房间，又瞬间幻灭。

沈蓉看见他放下相框，神色不明地向她走来，又擦肩而过走了出去。

听脚步声，到了门口，开门，关门。然后，整个世界又恢复静寂。

她只呆愣了一会儿，正准备回客厅，原本已经出去的人不知怎么又回来了。她还未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推到了墙上。

凌珣抓着她的手腕，大力地抵在墙上，微微躬身，低下头，直视她。

突然“哗啦”一声，瓢泼大雨落了下来，和着风声，拍打在窗户上。

他盯着她，眼神冰冷，声音有些嘶哑，问：“你还喜欢他吗？”

隔日晚上，沈蓉按照惯例回家吃饭。

工作调动以后，她晚上偶尔会加班，后来加班的频率高了点，干脆就在单位附近买了套公寓，加班回家方便一些。

沈家三代行医，父母和哥哥沈聿都是顶尖的心胸外科医生，在舒城颇有名望。只有她，从小立志从军，不顾家人反对，跑去念了警校。

四个人都是忙得顾不上家庭的职业，好在都能互相理解，家庭十分和美，后来就干脆固定了每周周末家庭聚餐。

饭后收拾好桌面，泡好茶，沈妈妈应珩往沙发上一坐，盯着坐在面前的一双儿女，座谈会开始。

应珩看着沈聿：“上周啊，我们院的陆医生说她有个外甥女今年二十八了……”

矛头指向的是她哥，沈蓉笑咪咪地当吃瓜群众。

“名牌大学硕士毕业，长得特别漂亮，穿衣品位和眼光特别好……”

沈蓉配合着应珩的演出，一脸满意地替她哥直点头。

应珩突然转向沈蓉，目光和蔼地继续说道：“小姑娘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小伙子，无论外形学历都跟你很搭，见一见？”